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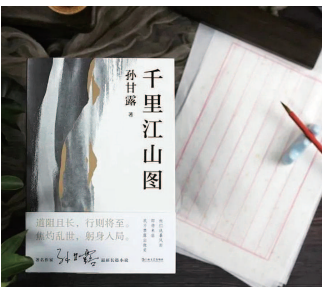


让我们“在读”中悦读 悦心 悦人

青年写作担负着希望、理想与承诺

从上海青年作家沈大成小说集《迷路员》说起

◆金理



系教授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

上海青年作家沈大成去年出版了小说集《迷路员》。沈大成笔下的故事没有清晰的时间定位,大体是当下或近未来,但又暗示着深沉的历史寓意。她的叙述松弛、不花哨,哪怕在荒诞、跨越到超现实的关口,都没有丝毫的一惊一乍;但是在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又暗藏着银瓶乍破的力量。

短篇小说《葬礼》最能体现出上述沈大成的文学风貌。作品不乏科幻色彩,在妈妈的葬礼之后展开。妈妈属于“战后第一代青年”,他们忧心未来,为了“改变点什么”,恰逢机械革命的巅峰期,于是选择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将躯干的某一部分替换成机械制品。他们设想“未来会以自己为基础向前进,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机甲,拥有战天斗地的力量”。从作品中的反复陈述——每当机械部位暴露出来,“从合金表面流淌而过的旧日理想的道道光芒,总是引人瞩目”,“其中浓缩了她当时的理想、热望,她希望社会如何、全人类如何,她自己变成怎样,她的下一代变成怎样”——来看,妈妈被塑造为有着实践精神与理想主义的一代人。然而天违人愿,妈妈的晚年在养老院度过,装有机机械配件的老人经常受到霸凌,为机械配件提供回收服务的机构位于毫无生气的城市边角,再加上儿子对妈妈的冷淡态度,这一切都昭示着妈妈这一代人及其拥有的理想已被时代所遗弃、边缘化……一代热血青年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失败”了,败于曾有的承诺烟消云散,更败于不见容于后世,身陷物质消费中的后人遗忘了先辈曾经战天斗地的经历与伤口。

《葬礼》的重点不在母亲也不在儿子,而在双方的对话:妈妈的特征在儿子身上消失不见,甚至尽数走向反面,她“白活”了吗?儿子那种拒绝理想与希望的态度,会不会被关于母亲的记忆所震裂?小说的核心情节是,葬礼之后,殡葬公司火化了遗体却送回了妈妈的机械肢,因为残留其中的能量无法耗尽,“好像一个虚弱的人要图爬起来证明自己还行”……读者无法不被这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挣扎画面所打动,这幅画面如同在儿子心底持续敲击的鼓点,应和着鼓点,儿子失血、衰竭的心脏终将迎来重新起搏的一刻。

这篇小说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塑造出一个对生活没有热望、冷淡而躺平的青年人(这在今天文学内外的青年造型中不算罕见吧);但同时又挣扎出一个希望复归的契机。“有希望的人是指那些正走向一片新视域的人。对于这片新视域,他目前虽既不能感觉,也不能预言,但却受其触动而无法再停滞不前。”(卡特琳娜·夏利尔:《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下同)《葬礼》并未“感觉”或“预言”“新视域”,但明显是在临界点上深受触动,无法再安居于静止的状态,扭动的身躯里仿佛有股莫名力量——哪怕还未成型——在集结,等待着喷薄而出。《葬礼》所暗示的开启希望的指向更耐人寻味。一般来说,希望关联的时间是未来,“但至为关键的却是要保持与‘起初’的接触”,“对‘起初’的记忆给我们力量来持守我们对正义与和平的欲望”。仿佛返本开新,《葬礼》中的母亲所召唤的时代风雷,是否能惊醒颓丧中的子一代们?

由此想起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一群普通革命者为了护送首长而献出生命,尤其最后黄浦江畔,“每个人都来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关于牺牲的叙事易于将具体个人的苦难合理化作为追求美好未来的手段,孙甘露笔下这群热血青年的意义不在于作为手段,这么说吧,行动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就在行动本身。恰如夏利尔所说弥赛亚主义是“内在事件”,同时却和“我”在历史中的行动相连,“不是想当然地出现一个人来终结历史,而是我分担所有苦难的力量,是我认出这种力量以及我对全世界的责任那一刻”。普通的革命者通过行动内在地唤醒了自身的拣选、认出了自身的力量,这是他们进入历史的时刻、承担“对全世界责任”的时刻,这个时刻本身绽放出希望。

借用《葬礼》的情节和《千里江山图》结尾,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青年写作担负着希望、理想与承诺,希望不是认命于既成事实,而是需要在有待完善的当下时刻中去奋力争来;对于一个诚恳的写作者而言,希望就存在于每一次的写作中。

时代在鼎鼐间更迭,葛亮新作《燕食记》描摹大湾区世纪沧桑——

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

◆沈祖新

如今,关于小说的理论阐释、价值判断与现实期待层出不穷,各家论著汗牛充栋,各种术语也纷纷至沓来,这些话语升华了小说的精神特质,但也遮蔽了小说的根底——故事性。我对小说的期许之一就是它能提供一个“好故事”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让人忘却一切地阅读,酣畅淋漓地体验。葛亮新作《燕食记》做出了好的示范。小说以“吃”为抓手,在“食”的物质外壳之下,包裹着荣贻生与五举的师徒之情与各自的生命历程,铺展出岭南大众的民间图谱与大湾区的百年沧桑。上下两阙跌宕在传奇性与日常性之间,由分到合的“故事”令人欲罢不能;同时,密实的细节经营、惊艳的叙事能力与至深的人情感悟又夯实了“小说”的根基,展示出“熬”的功夫。

一

小说以“食”为题,关系着人物的生命轨迹,也牵动着大湾区的历史变迁。太史第的钟鸣鼎食,殷若庵的清雅素宴、战火纷飞的民间野味、香港茶餐厅的传奇糕点与落户于此的上海帮菜……在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变动中,“食”呈现出变动与恒常的双重意涵——它是颠沛人生中的眷恋,也是剧变尘世里的浮萍。对各种食物的细腻描写,成为小说的物质外壳,装载着“常”与“变”交织下的“深”。

物质外壳,是小说家用材料、情理、常识等现实条件与历史因素建构而成的“环境”,它的成败,关乎小说的现实合理性与精神可靠性。葛亮用工笔画师的耐心勾描“食”的物质性细部,使其与人关联。小说在开篇写五举初学包虾饺时,用几百字的内容陈述包虾饺之难,而这暗示出五举的用心与天赋,也同时成为荣贻生

收其为徒的必要铺垫。正是得益于物质外壳的坚固,人物的塑造与叙事的铺展都变得顺理成章。除此之外,对“食”的描写本身也具有美学价值。在写到殷若庵中的素宴时,小说的笔调婉约柔软,“入水浆如乳,不黏不糯,粒粒分明……白云山上的日息泉,每日朝露而出,日升而息”,佛门的空灵、月傅的纯情以及她与陈赫明的迷蒙情愫,都蕴含其中,也流露而出。

这种蕴含成就了“食”所内在的“深”。它源于人与世事“常”和“变”的交织。在变动的世事中,“食”是最为基础的恒常,它勾连了往昔与当下,平衡着现实与内心。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都藏身于“食”中的“常”与“变”之间;“食”中的“深”,引向的是“人”,是人情,是故土,是家园,是岁月。

二

在“常”与“变”中交相辉映的“食”,关联着人与世事的“深”,也具象化为传奇式的“故事”,表现在人物与情节两个方面。

荣贻生、叶凤池、慧生等人物的命运经历都颇具传奇色彩,他们在历史的巨浪中翻涌,也在人生的暗流中的浮沉。叶凤池是荣贻生的师父与“继父”,有一手绝世的月饼技艺,靠炒莲蓉独步厨坛;同时,他也在战火中腿部中弹,留下后半生的伤痛。慧生本是尼姑,与月傅交情颇深。月傅生下陈赫明的骨肉后殒命,托孤给她。这个孩子就是荣贻生,乳名阿响。慧生带着阿响在太史第中存身,以老妈子的身份度日。后逃命到安铺,结识了叶凤池。叶凤池当时已经穷困潦倒,化名叶七,腿疾严重……

人物的传奇性成就了情节的传奇性。比如,为了让阿响能够拜叶凤池为师,慧生与他成亲。此时,多年靠鸦片缓解腿疾疼痛的叶七,答应慧生从此戒烟,犯瘾时强忍剧痛,“牙齿当

蓬勃的生命力在字里行间涌现——

《日日杂记》:饶有兴致地记录生活

◆夏周

“我们真的活了好久,我对浮世产生了眷恋”。这是日本作家武田百合子在《日日杂记》中的一句话,而它也是对百合子及其创作最好的概括。

《日日杂记》是武田百合子生前最后一本日记集,并未记录具体日期,总是以“一天”作为日记的开头。在书中,百合子饶有兴致地记录日常生活,描述自己看过的电影、吃过的食物、与朋友的闲谈。这些片段看似稀松平常,却总能打动读者。都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但百合子总能捕捉到日常生活中易被忽视的细节。有趣的比喻和幽默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例如当女儿说要扔掉旧东西时,年迈的猫咪阿球恰好经过,百合子便会脑补猫咪的语言,想象它说:“大妈,旧东西不会就是我吧。”在纪念好友大冈的文字中,她写到因自家电视可选择的频道不多,偶尔会去大冈家看电视,大冈会打趣地说:“你家的电视好简洁啊。”

蓬勃的生命力在字里行间涌现,即便书写的是老年生活,仍能感受到朝气。这种文字自然打动了无数读者,使百合子成为日本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名声一度超过她的丈夫——著名作家武田泰淳。百合子的作品也得到了日本文坛的肯定,色川武大感慨道:“文如其人,可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我感到绝望。”

有意思的是,百合子曾一度抗拒

成为作家,也无意将自己的日记公开出版。她在《那时候》中坦言:“我从小就一直认为,譬如写东西的人、画画的人、弹钢琴拉小提琴的人、跳舞的人,这种人生活在我无缘的遥远世界里。文章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在书本上读的。钢琴是买票去听的。我没想过要当生产文章、绘画或音乐的人。出于兴趣写文章,出于兴趣绘画——我感觉我也做不了这种事。自从我和生产文章的人一道生活,我的这种心态变得愈发坚固。”

然而,在1964至1977年间,百合子随着丈夫在富士过起了山居生活。这段原本为了躲避东京喧嚣生活的岁月,无意间成为她写作的契机。默音在《译后记——生活的枝与叶》中提及泰淳在此期间鼓励妻子记录日常,称“用不着在日记里抒情或反省。因为你是个不适合反省的女人。”1976年,在丈夫病逝后,百合子同意将部分日记收入“武田泰淳追悼特辑”,刊登在文学杂志《海上》上。因日记广受好评,1977年她的日记作为《富士日记》正式出版。此后,百合子陆续出版了《狗狗看见星星:苏联旅行》《语言的餐桌》《游览日记》《日日杂记》等作品。

《日日杂记》沿袭了《富士日记》的风格,不做任何的“反省”,而是纯粹地记录生活本身。对于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来说,她可以在日记中

金使”。昏睡一天之后,慧生煮的粥愣是让叶七“撑出了一个硬朗朗的精气神”。对陈癯和重疾的忍耐,对诺言的恪守,对家的珍惜,这些情节都呼应着叶七的传奇人生,凸显了小说的故事性,让读者读得痛快过瘾。

叶七传艺更具传奇性。炒莲蓉的秘诀,藏于无字的白纸之上,那一味让阿响苦思良久的调料,竟然是盐。兜转的求索,繁复的叙述,谜底却大道至简,颇有武侠小说的风韵。

三

传奇性故事是此书的亮点,却并非小说的终点。阿响最后的顿悟,依托于日复一日的苦练,即“熬”;《燕食记》的精彩,正得益于葛亮“熬”的暗功夫。

细节是小说的神经末梢,牵一发而动全身。葛亮无论是对物质外壳的工笔描摹,还是对细微人情的精准把握,都十分精彩。中秋当天,年幼的阿响第一次做饭。小说先写慧生“眼睛却渐渐亮了”,因为她吃出了儿子对火候和分寸的无师自通的拿捏,惊喜之情无需多言;继而流泪,“忧心忡忡”于儿子的“宿命”;但最后“身上竟有些暖和了”。这是母亲的欣慰与欢喜。它纤细,恍惚,更感人至深,葛亮对这一系列情绪的呈现完全不动声色,却因着眼于细节而令人动容。

对细节的拿捏,让叙事在“慢”中走向深情;“快”的叙事节奏中,也表征出命运的残酷。细节与情节在人情处汇聚和收束,表现为对生存的关切与对人心的洞察。葛亮对此不事声张,在人物的日常对话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款款深情。周师娘是慧生在颠簸中遇到的贴心人,她对慧生说:“我不问你的过去,但我知道你的难”。这句话瞬间击穿了慧生的忌惮与防范,给了疲惫的慧生一丝安稳。

在“慢”与“快”之间绵延叙事,在“常”与“变”中洞察人情,这是葛亮“熬”的功夫,更是小说的迷人之处。



写下平时不敢说出的想法,但又害怕心底的秘密被外人发现,因此转向小说创作。然而,读者在《日日杂记》中看不到费兰特式的焦虑,百合子只是随意截取了生活的片段,自信地展示给读者看。阅读它最好的方式,并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意地翻开,用一种极其放松的方式,在百合子平静的生活中流连。

当然,《日日杂记》中并不全是闲云野鹤式的闲适生活。作为百合子老年的日记集,它还记录了大量的离别。那些在本书前半部出现的,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与事物,大多都在后半部“退场”。天皇身体抱恙的新闻让她想起丈夫生病时,“不识趣”的医生用极大的音量说:“情况不妙啊”;而她刚从丈夫的病痛与离世的回忆中抽离,好友大冈便住进了ICU,陪伴她好久的猫咪“阿球”也因年迈离开了人世。

不过,百合子并不会用极度悲伤的语言记录死亡与告别。就像所有年轻有力的生命总会走向衰老那样,她平静地面对死亡。尽管最后埋葬阿球的片段充满不舍与依恋,但淡然与豁达仍是百合子的处世之道。或许,只有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生命,我们才能真正深入生活本身,感受生活的肌理,应对人生的起落与分合,而这也正是《日日杂记》的可贵之处。